



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作家强力出击

首席医官⁸

谢荣鹏 ◎ 著

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行医仁为首，救死扶伤；为官德在先，公而忘私。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DYN.COM

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

首席医官⁸

谢荣鹏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医官 . 8 / 谢荣鹏著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2014.3

ISBN 978-7-5391-9469-1

I . ①首… II . ①谢…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1614 号

首席医官 . 8

谢荣鹏 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469-1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3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一章

部长荐良医，年轻有为曾大夫令人刮目相看 / 1

许盛容去京城医院看望梁滨的父亲，特地将曾毅找来，询问梁滨父亲的病情和最佳的治疗康复方案。梁滨是卫生部副部长，和许部长都是医疗专家，见他如此对待曾毅，十分吃惊。许盛容见梁滨疑惑，笑着说：“老梁啊，我向你推荐曾大夫，别看他年轻，可在梁老的术后康复治疗上，相信他一定能帮上你的忙。”梁滨了解许盛容的为人，他做事十分稳健，没有十成把握，绝不会做这个推荐，心中不由得对曾毅刮目相看。而随在部长身后的一众医学专家们无不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第二章

顾老挺曾毅，德高望重老专家绝不谬夸奖 / 28

曾毅为梁父开的调养方子，同样是扶阳固本、益气活血，兼有醒脑开窍、促使病人苏醒的功效，但在用药上却有独到之处，无论是药的配伍，还是分量的拿捏，无不显示出深厚的医学功底。顾老看了方子后说道：“小曾拟的方子，我再三斟酌，觉得已经是增无可增、减无可减，可谓面面俱到，就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吧！”在场的人闻听顾老此言，无不惊诧。要知道顾老平生用药最是稳健，开方遣药务必仔细，从没出过差错，因此德高望重。既然顾老也如此夸奖曾毅，可见曾毅的水平之高了。

第三章

小试宰牛刀，把脉治病探本究源治标又治本 / 50

肖文博眼睛里当时就露出惊骇的目光，嘴巴张大了半天没回过神来。自己的毛病就是用CT机扫遍全身也不可能发现，而曾毅通过把脉就能把出来？虽然早就听说曾毅医术了得，但这回可是亲眼见到了，简直是出神入化。曾毅接着又道：“这个病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所以必须得吃点药，否则很难根治！”肖文博再次吃惊，曾毅不但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还能把病因一直追溯到娘胎里去，这医术，已经不是仅仅用“神奇”两个字可以形容了。

第四章

绝境施援手，对症下药周元杰排便汹涌澎湃 / 73

只见曾毅找来两只碗，来回颠倒几次，等药汁稍凉，捏开周元杰的嘴直接灌了进去；随后晾一碗再灌进去；等灌下第三碗，周元杰就在无意识中开始小便了，褥子床单顿时湿了一大片；等灌下六七碗，周元杰已经尿得汹涌澎湃了。这时候，有人看到周元杰的嘴角似乎抽搐了一下，监控仪上立即显示出他的心跳越来越有力。曾毅舒了一口气，打开行医箱，拿出针灸袋，抽出银针，在周元杰的眉心、指尖、胸口、手背处分别刺了几下，挤出一些黑血珠来，又掏出两粒药丸，给病人服了下去……

第五章

倾心帮领导，人情练达来往都是好文章 / 98

潘保晋听了曾毅的介绍，不觉有点心动。不管是保健局的副局长，还是京城医院的常务副院长，都是很热门的空缺，只是担心自己跟梁滨副部长搭不上话。曾毅笑了，说道：“还就巧了，梁部长的老父亲如今正在京城医院住院疗养，这个病案由我专门负责。潘厅长您医术高明，我准备请您给梁老把把脉，争取让梁老尽快恢复健康。”曾毅摆明了送给潘保晋一个大大的人情，如果这次潘保晋能拿下两个位子中的一个，前途会一片光明。

第六章

救人也救世，走马上任曾毅要当父母官 / 131

当初，方南国之所以建议曾毅去京城，是希望曾毅能够进入严旭东同志的视线，这对曾毅将来的发展无疑很有好处。谁知阴差阳错，曾毅反倒在董老的提携下，被调

任东江省丰庆县担任县长。县长是个父母官，可以自主决策，独当一面，对曾毅的锻炼肯定很有帮助。不过方南国也有隐隐的担心，曾毅虽然是一个医术高明的良医，但未必天生就是一个好的父母官，虽然他的天分和资质都不错。这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决策会造福一方，轻率而错误的决策也会贻祸一方，故不得不慎重。方南国很想告诉曾毅，今后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第七章

君子不结党，同心同德才能做事谋发展 / 182

丰庆县常务副县长葛世荣是个地地道道的实力派，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升任县长的，想不到现在上面空降了一个代理县长来，拦住了自己上升的道路，心里很不是滋味。县委书记张忠明想一手遮天，全面掌控丰庆县的大局，与葛世荣一直不和；现在来了一个代理县长，岂不是又要分他的权？心中十分警惕。曾毅对于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十分鄙视，他既不去联络葛世荣，也不刻意去交好张忠明，对他们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叫做君子不“党”。他要立即静下心来，团结他们干事情才是正路。

第八章

人情真道理，狗眼看人到头来冰火两重天 / 215

张忠明看到顾迪热情地奔过来，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便热情地伸出手去。谁知道顾迪居然看也不看他，张开双臂直奔曾毅，并且与他来了一个很夸张的拥抱，拍着曾毅的背，说道：“不够意思啊，到云海了，竟然也不通知我一声，这是要搞鬼子进村吗！”张忠明已经被这个场面镇住了，甚至呆愣着忘了收回自己伸出去的手。饶是他长了十颗老谋深算的脑子，此时也有些不够用了。顾迪什么人物？堂堂省长公子，在东江省横着走的人物，竟然主动找上门来，热情无比地拜会一个小小的代理县长，这是哪门子对哪门子？

第九章

不当冤大头，招商引资居然平地起风波 / 240

葛世荣为了追求政绩，千方百计争取到南希集团两个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南希集团利用丰庆县渴望引进外资的心理，提出苛刻的投资条件，不仅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三免两减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干脆就要免费为他们建设厂房，他们几乎不用付出成本。就在谈判的过程中，曾毅发现南希集团所谓的第五代技术不过是将已经被淘汰的第三

代显示器技术重新包装打扮一番而已，最多三五年必定被淘汰。丰庆县花了真金白银，却要当一回冤大头。曾毅严肃地向南希集团投资代表朴大真指出问题，不料朴大真居然恼羞成怒，愤然离开；而葛世荣也恨恨不已，一口咬定姓曾的要挡他的道！

第十章

功夫在诗外，真真假假都是曾毅巧安排 / 274

葛世荣一状告到副市长周子君那里，他们竟然逼着曾毅向狂傲的朴大真道歉。曾毅微笑相对，也不辩解。双方正僵持不下，南希集团总裁李南希突然驾到，连声对曾毅说抱歉，并勒令朴大真道歉，当场宣布向丰庆县增加投资，由之前的两亿美元追加为九亿美元，投产生产国际标准的第五代显示器。这不仅仅是丰庆县，也是佳通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外资项目，并且是最具科技含量的一个项目。直到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个大项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直就在曾毅的运作之中！

第十一章

无巧不成书，高人斗法不是冤家不聚首 / 317

一份极有价值的专利吸引了曾毅的目光，他看到了这份专利将带来巨大的市场效益，便立即前往乾州，寻找专利发明者马博士。却不料马博士得了一种怪病正住院治疗。无巧不成书，马博士的家属正巧请了神医白木通来为他诊治。不是冤家不聚首，白木通有意与曾毅一决高下。虽然两人对马博士的诊断一样，但两人开出的方子却几乎南辕北辙：白木通首先利尿，曾毅却首先理气。曾毅认为，患者肺气不通，小便自然难以排出；仅仅采取利尿措施，那是治标不治本。为了顾及白木通的面子，向他示好，曾毅建议家属两方齐用，保证马博士不久痊愈。

第十二章

暗中使绊子，釜底抽薪小人串通看笑话 / 350

曾毅刚刚回到县里，就收到了一个烫手山芋。县财政局局长苏党生来向他汇报说，再过一两天就要发放工资，全县党政事业机关人员的工资加起来两千三百多万，现在全无着落。请示县长怎么办？在南希集团问题上，葛世荣觉得伤了他的面子，怀恨在心，却不露声色，表现得很顺从，然而私底下悄悄要求县财政局长苏党生把开发区征地补偿款全部发放，一边利用关系挡住省里下拨的财政款，将钱袋子掏空。他们两人合谋卡住了曾毅的脖子，心中暗暗得意，看他怎么办！

第一章 部长荐良医，年轻有为 曾大夫令人刮目相看

许盛容去京城医院看望梁滨的父亲，特地将曾毅找来，询问梁滨父亲的病情和最佳的治疗康复方案。梁滨是卫生部副部长，和许部长都是医疗专家，见他如此对待曾毅，十分吃惊。许盛容见梁滨疑惑，笑着说：“老梁啊，我向你推荐曾大夫，别看他年轻，可在梁老的术后康复治疗上，相信他一定能帮上你的忙。”梁滨了解许盛容的为人，他做事十分稳健，没有十成把握，绝不会做这个推荐，心中不由得对曾毅刮目相看。而随在部长身后的一众医学专家们无不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曾毅拟定的“以老带新”方案交到院办之后，便没有了音信。曾毅也不着急，他就是个助理，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拍板权，方案交上去之后，就成李益善的事了，曾毅如果操之过急、步步紧逼的话，或许就成了第二个荣坚行。

不过，曾毅这几天在急诊室的日子比以前更难过了，既得罪了李益善，又“得罪”了顾益生，可以想象他会是什么待遇。有一次来了需要手术的急诊患者，曾毅电话联系相关的医生过来主刀，结果对方也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直到荣坚行急了，在电话里骂人，对方这才答应过来主刀。

曾毅一看这情形，干脆也不做联系协调的工作了，免得再耽误事。自己现在在京城医院说句话，分量还不如急诊室的实习大夫呢，至少实习大

夫打电话去联系的话，那些大夫反而很痛快地答应过来。

上午，曾毅在急诊室翻看了一些医院历年来的资料和档案，到了中午吃饭的钟点，他也没有去医院的食堂，索性迈步出医院，顺着沿街的马路走出两个路口之后，在路边找了家清净的小饭馆。

饭店不大，但很干净，主营南江菜，这比较符合曾毅吃饭的口味。他点了两个菜，要了一份汤，就在饭馆里吃起了中午饭，一边想着该如何破解眼前的局面。

这时候，曾毅又想起了那个办事婆婆妈妈、喜欢瞻前顾后的周耀明来，但凡周耀明能够稍微硬气一点点，大家一起合力对付李益善，自己也不会落到如此田地。对于周耀明的性子，曾毅心里也十分无奈，他见过形形色色的领导，唯独没见过像周耀明这样的领导。

周耀明肯定是靠不上了，曾毅就在想着别的办法。对付李益善，他并不是没有办法，但问题是在院领导班子里缺少一位得力的呼应者，没有这位呼应者的话，曾毅就算有办法，也很难打疼李益善，小胳膊去拧大粗腿，最后受伤的一定是自己。

干掉一大碗米饭，两盘菜也见底了，曾毅尝了一碗汤，就准备返回医院了。他掏出钱包，道：“老板，多少钱？”

老板就笑呵呵跑过来，道：“那边有人已经替你付了！诺，就是六号桌的那位美女！”老板顺手一指曾毅的身后。

曾毅转过身去看，发现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让人捉摸不透的大美女陶桃，此刻就坐在与自己隔了一张桌子的地方。

陶桃朝曾毅俏皮地一笑，道：“大领导在想什么呢？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看你魂不守舍的，不会又在琢磨着要对付什么人吧！”

曾毅笑了笑，心道还真让这妮子猜着了，自己刚才琢磨的不就是要怎么对付李益善嘛。三四十块的饭钱，他也不跟陶桃客气，当下就站起来，坐到陶桃的那张桌子上，道：“巧，你也来吃饭啊！”

“是啊！”陶桃一点头，笑着邀请道：“雷锋叔吃好了没有，要不要再点两个菜？今天难得我请客，一定要让你吃才行！”

曾毅摆摆手，道：“我吃好了，你吃吧！”

“你可别替我省，反正没吃饱，饿的会是你的肚子！”陶桃咯咯一笑，也没客气，直接埋头从碗里扒饭。她吃饭跟别的女孩完全不一样，看样子吃得慢条斯理，但实际的速度却是极快。

等咽下嘴里的一块红烧肉，陶桃突然道：“对了，上次说好的五五分账！”说着，她打开自己的手包，在里面一翻，又拿出一张捐款凭证，放在曾毅的面前，笑得挺不好意思，道：“我自作主张，又帮你给捐了出去，雷锋叔千万不要生气啊！”

曾毅接过那张凭证，只是瞄了一眼，就随手压在了桌上。其实就算陶桃不拿出这张单据，曾毅也已经知道那笔钱的下落了。就在自己给罗国坚开出药方后的三天，陶桃又以“雷锋叔”的名义，向南云医学基金捐了五十万，与此同时，她还用以前陆续捐款用的名字捐了四十七万，两边相加就是九十七万了，可以说她从罗国坚那里得到的钱，基本捐了出去。

对于一个翻遍全身所有口袋，也不过只有二十多块钱，连跑路都得借钱的人来讲，突然得到这么大一笔钱，而又能毫不吝啬地捐赠出去，这是需要很大魄力的。所以，曾毅始终看不懂这个陶桃，换作是普通人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就算要捐，也不可能捐得如此彻底。

南云医学基金对于每一笔善款的使用，都是有清楚记录的。陶桃这一年来捐赠的善款，总共帮助了五名患者接受了手术救治，但账户剩余的善款依旧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陶桃看曾毅随手就把捐款凭证放在了一边，心中有些不安，小心翼翼地问道：“雷锋叔，我一下捐出去你这么多钱，你不会生气吧……”

曾毅摆摆手，道：“钱多钱少，人也只有一个胃，只能一天吃三顿饭，就算做到世界首富，也照样要吃汉堡！”

陶桃莞尔一笑，道：“雷锋叔讲的大错特错了！有钱的话，是想吃汉堡就吃汉堡，想吃鱼翅就吃鱼翅，有很多种选择的；而没钱的话，就只能吃汉堡喽！”

曾毅也不跟她辩驳，呵呵说道：“南江的明空老和尚曾经讲过一句话：人之所以不幸福，根源在于口袋里只有吃汉堡的钱，却非要去吃鱼翅！”

“这老和尚满嘴歪经，等什么时候本姑娘去南江，看我怎么教育他！”

陶桃恨恨地一捏筷子，样子极其有趣。

曾毅笑了笑，道：“谢谢你今天慷慨请客，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你继续用饭！”

陶桃就道：“难得碰见，多聊两句再走也不迟，我还有事要跟你商量呢！”

曾毅只好又坐了下去，看在对方今天请客的分上，自己也不好说走就走，当下道：“什么事？你说吧。”

陶桃眼珠子一转，凑上来一些，道：“你还没告诉我，刚才你吃饭的时候在琢磨什么事情呢！”

“这跟你没有关系吧！”曾毅说。

陶桃撇了撇嘴，坏坏笑着，道：“其实你不说，姑娘也能猜得到，肯定是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整人呢！你们这些当官的，我见太多了，只要屁股一动，我就知道你们要拉什么……”

“呸呸呸！”陶桃说到这里，突然看着自己的饭碗，连续呸了几声之后道：“反正你们肚子里的那些坏水，本姑娘隔着肚皮都能了如指掌！”

曾毅被对方这个滑稽的举动逗乐了，道：“就算猜中，那又如何？”

陶桃撇嘴道：“看你刚才的样子，就知道你最近肯定混得很惨。何苦来呢，用明空老和尚的话讲，明明有赚大钱的康庄大道，却非要去走那弯弯曲曲荆棘的小道，这样注定是不会幸福的！”陶桃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一掌拍在桌上，道：“上次的那个罗胖子，一刀下去就是百万，不如我们两个一起合伙干吧！你有手段，我有资源，咱们强强联合，肯定是大杀四方，这比你当那个芝麻小官，不知道要逍遥自在了多少倍！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曾毅道：“你这么搞，就不怕有人去报警抓你？”

“我还真不怕他们报警！”陶桃稍稍有些得意，道：“就说你的那位党校同学杨明新吧，他想当常务副市长，我就让他搞常务副市长的黑材料过来，只要这份黑材料捏在手里，杨明新如果敢去报警，你说倒霉的会是谁？”

曾毅笑着摇头，看来这陶桃也有着自己的智慧，这搞黑材料的事情一

旦曝光，可以想象那位常务副市长的怒火得有多么炽烈，所以杨明新就算是找了个假捐客，吃了闷亏，也绝对不敢声张的，否则就等着挨收拾吧。假捐客之所以能横行无忌，可能也是吃准了官员们的这种心态吧！

“谢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对这件事没什么兴趣，咱们还是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吧！”曾毅说。

陶桃看曾毅拒绝，有些郁闷，道：“雷锋叔，我真是有点想不通，你说做官真有那么好吗？可以好到让人每天去看着领导的脸色做事，还得小心提防别人的暗算，即便如此，还要乐此不疲？如果让我过这种生活的话，那肯定是一天都过不下去，简直生不如死啊！”

曾毅笑了笑，道：“那得看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做官了！”

“那你是为什么目的呢？”陶桃问，答案肯定不是为钱，这曾毅捞钱的本事可比自己大多了。一条很普通的鱼，都能让他卖出天价，他要真为钱的话，多宰几个罗国坚就办到了。

“说不好！”曾毅说，他刚进入体制时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要做好那个保健基地；后来他又想利用身在卫生系统之便，来为中医做点事情；再到后来，曾毅发现自己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只要能办大实事，做什么工作其实并不打紧。

陶桃摇了摇头，有些气馁，道：“反正我是理解不了，接触越多的官员，我就越不理解。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是一群自虐狂！”

曾毅就笑了起来，陶桃的话倒也说出了几分精髓，“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这未尝不是一种自虐行为。

“笑什么！”陶桃白了曾毅一眼。曾毅拒绝了她的提议，让她的情绪有些不好。

“你不在体制内，不理解也很正常，我给你讲一位近代名人做官的故事，讲完或许你就能明白一些了。”曾毅看着陶桃，道：“文正公，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陶桃点点头，道：“他怎么了？”文正公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陶桃还是知道这个的。

“文正公在做京官的时候，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应酬，不管是娶亲还是

生子，参加这种应酬都是要随一份不菲礼金的。当时文正公的薪酬很低，除了能收一些数量极少的冰敬、炭敬之外，还需要靠借钱才能勉强度日。”曾毅笑呵呵看着陶桃，道：“文正公每年倒贴的银子可能要几百两，时间一久就有些扛不住了，于是在自家门口挂出一块牌子，意思是一切宴请，鄙人概不接受。”

陶桃又点了点头，这个典故她听说过，好像还作为清正廉洁的一个典范广为传诵呢。

曾毅又道：“后来文正公在京城混不下去了，借着母亲去世的机会回家奔丧守孝，等三年之后文正公再度出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着礼品去拜见他曾经的老上级和同僚。在三年之前，这样的事可是文正公极度憎恶的事情，只是这礼品一提，就提出了文正公后来的剿灭太平天国，也提出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陶桃有点明白了，于是看着曾毅，等着他接下来的结论。

曾毅说到这里，也是有些可叹。近代很多研究文正公的书籍，都是从文正公回家奔丧开始的，因为正是这次奔丧，才有了后来的湘军，也成就了文正公一世英名，但大家对于文正公回家奔丧之前的事情以及原因，却很少提及。

文正公当年参加会试的时候，只考了个三甲第四十二名，这个位置很靠后，距离名落孙山其实并不远，但在参加朝考的时候，文正公的文章被考官所喜，名次一提再提，以至于提到了一等第三名的位置，这已经非常厉害了，但还不是最终的名次。当时的皇帝看了文正公的文章之后，御笔一批，再提一级，于是文正公考取了朝试的一等第二名。

从地狱一下直升天堂，摊上这种好事，可以想象年轻的文正公当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当时他的族人在家乡与人打官司，官司输了，文正公就写信给家乡的父母官，直言要对方再判，但再判之后仍然输了。文正公这次写信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而是严斥，最后父母官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改判。

从这件事就能知道文正公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态了，所以他能在自己的门口挂出那块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去参加宴请，自然就与外界和同

僚隔绝了，这导致文正公在京城的日子非常难过，几乎是毫无建树，以至于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最后借着母亲去世的机会，文正公向朝廷打了申请，要求回家守丧，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失意之举。

但文正公毕竟是一代伟人，在老家守丧期间，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总结，于是才有了再度出山之后的辉煌。他一力倡导的洋务运动，让自我封闭、沉睡百年的国人开始睁眼去看世界，正是那些走出去看了世界的人，最终成为了腐朽清王朝的掘墓人。

看着陶桃盯着自己，曾毅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放平在桌上，然后轻轻一推，杯子就咕噜噜滚了过去。

眼看要掉到桌子底下，陶桃伸手按住，道：“你搞什么名堂呢？”

曾毅呵呵一笑，道：“知道车子的轮胎为什么要做成圆的吗？因为圆的东西摩擦力最小，最有利于排除阻力前进。这世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想要做成一件事，不在于你自己能有多大的力气，你就算再有力气，也抵不过太多的人。成功的关键，在于你能把摩擦和阻力减少到什么程度。”

陶桃的脑子里就想起四个字：外圆内方。可以说，文正公最后的成功，就在于外圆内方、外浊内清了。文正公虽然给人送礼，但内心的操守却始终未变，一生廉洁清风，官至两江总督，但在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因为无钱看病，还得找文正公昔日的同僚左宗棠去借。

虽然文正公值得敬佩，但是这么一想，陶桃也有点叹气，道：“整天与那些蝇营狗苟的贪官污吏混在一起，还不得不打起精神陪着笑脸去应付，雷锋叔的内心想必也很痛苦吧？”

曾毅顿时有些动容，陶桃的这一句话，一下戳中了他的内心。曾毅是个坚强的人，但不代表他就不会痛苦。从小小的南云一步步打拼到京城，曾毅共事过的官员并不少，明明自己的心中痛恨着那些人、那些事，却不得不与继续其打着交道，周旋腾挪，要说曾毅不痛苦，那是绝不可能的。

只是曾毅已经习惯了承受这种痛苦。现在被陶桃一语道破，情绪自然会有些起伏。很多人都羡慕曾毅的运气，羡慕曾毅的人脉，但能够明白曾毅内心痛苦的却少之又少，陶桃是第一个！

抬手看了看时间，曾毅道：“我得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

“好吧！”陶桃有些不太情愿的样子，她有点喜欢听曾毅讲故事了，于是抬起一只手抓了抓，道：“再见！另外，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嘛！”

曾毅呵呵笑了笑，站起身摇摇头，迈步出了饭馆。

陶桃先是闷闷地戳了戳碗里的饭，然后又恨恨地扒了起来，像啃自己的仇人似的。

回到急诊室，一推门曾毅就看到了李益善，李益善的面色阴沉，双手背后站在办公室中央，眼睛盯着的却是挂在办公室墙壁上的一个时钟。在他的身旁，还站了急救中心主任荣坚行，以及院办的几位工作人员。

曾毅一看这阵势就知道不妙了，因为跟陶桃多讲了几句话，他回来有点晚了，此时已经过了上班的点。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道：“李院长！”

李益善“唔”了一声，面色依旧铁青，道：“曾毅同志，上次你提了很多条关于急救中心的改进意见，我看还少一条吧！”

这少的一条，毋庸置疑，肯定就是指按时上下班、严格时间纪律，曾毅被抓了个现行，自然没什么话讲。

一旁荣坚行暗暗为曾毅抱不平，一位堂堂的院长助理，被发配到急诊室来工作，还谁都不待见，干活也插不上手，这样的闲人，来与不来完全没有区别。李益善如此小题大做，怕是还要把曾毅进一步整臭。

“曾毅同志，你受院里委托，前来急救中心调研指导工作，代表的是院领导的形象，更应该以身作则，给急救中心的职工做出表率，切实提高急救中心的工作效率，而不能因为远离院领导的视线就放逐自流，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

说话的是院办一位姓张的副主任，这是李益善的得力心腹，他对曾毅夹枪带棒一通暗损，帽子扣了一大堆，又是影响院领导的形象，还上升到工作态度的高度。

曾毅心中无奈，什么时候都少不了这种马前卒，真正的院领导李益善还没表态呢，小卒子倒是卖力得很。他道：“张主任批评得很对，回头一定到院办向你做出深刻检讨！”

张副主任的脸顿时憋红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又没办法讲了，最后恨恨盯着曾毅。他这个副主任顶多和曾毅属于平级，就算曾毅迟到有错，那也轮不到他来说三道四，曾毅这是在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身份。

李益善冷冷看了曾毅一眼，心道你这是死鸭子嘴硬，得罪我也就罢了，还得罪了医院的大专家顾老，这回你不死也得死了，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吧。

“有些同志只会从别人的身上找毛病，却不看看自己身上的毛病有多严重！”李益善狠狠扔下这句话，讽刺曾毅对人对己是双重标准，道：“急诊室的工作是争分夺秒的事情，容不得半点差池，无视时间纪律，这是拿病人的生命在开玩笑！”

荣坚行有意帮曾毅圆场，道：“李院长，回头我们一定加强这方面的纪律教育，请你再到别的地方检查检查吧，我们急救中心的工作，还需要你大力把关！”

李益善听了荣坚行的话，也不好再说下去。不管怎么讲，曾毅都是周耀明的助理，当下他一甩袖子，背手出了急诊室。

第二天上午，曾毅还和平时一样，早早地到急诊室来上班。

进门把办公室一收拾，整理好昨天的病案文档，办公室就传来敲门声，曾毅道：“请进！”

进来的是院办的主任，姓陈，叫做陈亚新，他道：“曾毅同志忙着呢？”

曾毅一看是陈亚新，就道：“陈主任怎么到急诊室来了，快请坐！”

陈亚新一摆手，道：“就不坐了，有一件事，我来通知一下曾毅同志。”

曾毅看陈亚新这个态度，心里有些凉凉的。陈亚新是周耀明的人，他来了之后坐也不肯坐，这明显就是有意与自己保持距离呢。自己为周耀明出了一次头，结果反成为两边不容，这个结果让曾毅很受伤，周耀明这位婆婆院长，还真是实至名归啊。

“有什么事陈主任打个电话就行了，怎么还特意过来一趟呢！”曾毅不冷不热地道了一句。

陈亚新并不愿意在这里多待，直接说出今天过来的主题：“院领导经过商议，决定从今天起，派曾毅同志到档案室去指导工作。”

曾毅一听这个安排，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李益善对自己的报复，怕自己迟到了耽误了急诊室的工作，于是把自己派到一个最不怕时间耗费的地方——档案室，去管理那些“隽永不朽”的档案。

“曾毅同志抓紧做一下准备，就到档案室去吧，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对于这个工作安排，曾毅同志也不要多想，档案的管理工作也很重要嘛，这涉及我院几十万患者，尤其是中央机关干部的治疗病历，事情重大，绝不容有任何的闪失！”

陈亚新说完就拔脚准备离开，档案室就是档案室，他再能说也吹不出一枝花来。对于这种得罪人的活，陈亚新也不愿意揽下来，可又有什么办法？李益善那边推给了周院长，总不能让周院长亲自来通知吧，这个恶人只好自己来做了！

等陈亚新离开，曾毅摇摇头，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东西，其实他没有什么多余的办公用品，除了一个记事本外，就是喝水的茶杯了，当下一收起进公文包，就要出门往档案室去。

此时荣坚行走了进来，道：“曾助理，院里的决定我已经知道了，我来送你！”

曾毅道：“又不是离开医院，就算低头不见，抬头也能见到。有空了，我会来找荣主任喝茶的！”

荣坚行心里叹了口气，这位曾助理哪点都好，唯独不好的就是欠缺了足够的资历。自己以前也没少挨过整，但因为有着过硬的资历，所以谁也拿自己没办法。而曾毅就不行了，没有资历的医生，就好比没有根的大树，风一吹就倒。他知道这是李益善在故意整曾毅，很为曾毅抱不平，只是在这件事上，他也是有心无力，能给予曾毅就只有同情了。想了想，他道：“我相信曾助理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干出一番成绩的。”

“谢谢！”曾毅已经收拾好了东西，道：“急救中心的事情异常繁杂，一刻也离不开荣主任，就不劳相送了，我自己过去就是了。”

荣坚行却一把抢过曾毅手里的公文包，道：“相处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连这点尽情谊的机会都不给吗？”说着，他就拿着公文包往外走，准备亲自把曾毅送到档案室去。他知道曾毅这次去档案室，院里肯定不会派人